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
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
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
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
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
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
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
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
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

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
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
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
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
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
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
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
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
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
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荆
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
等討弼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
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
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減弼也敦以元帥進鎮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
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衆數千

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
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夫將軍江州
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
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立默擬跡
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
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
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夫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
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慝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

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

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闔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

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
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
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
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
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
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饜饜未有隗比雖無忌
宰訶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
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
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
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

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
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
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閭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
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申街
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
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

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
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
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
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
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
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
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
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
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

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
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
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
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
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
將敦又自督寧益三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
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
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
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旣
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
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
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
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
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
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
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

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
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
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
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
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
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
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
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
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
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
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
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替以道翼讚故大將
軍敦叅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
會遂據土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
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
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
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
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

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
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
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
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
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
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
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
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
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

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盾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

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衙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子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

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
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
行於是以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
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
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舍至江
寧司徒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
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
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
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宣宮宿衛咸
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

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
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
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
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
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
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
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
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
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

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
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
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
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
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
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
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
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
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
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
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
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
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
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
灼烜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舍于越城舍
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
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
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
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
夢白犬自天而下啣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
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
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
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
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
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
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
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

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
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
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
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
發瘞出口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
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
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觀
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
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
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

引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

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魏法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

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
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
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
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始終當同寧可中
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
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
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
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
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
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

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
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
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
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
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
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
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
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旣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

而肆驕陵覺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
纏象魏之兵蜂目旣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
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
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
清天步者矣
矣書桓溫之六子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
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
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
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
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
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
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
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
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都督
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

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
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
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
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
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
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
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
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

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乃面縛輿
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
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
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
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
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
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
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
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
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

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喅人情震駭簡文帝時
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
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
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
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
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
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
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

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
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
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
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
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
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
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
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
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

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墀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

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潜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大夫
人印綬諡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
使者八至輅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
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
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
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旣通
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
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
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
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
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
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
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
駿出黃城討蠻賊文廬等又遣江夏相劉喆義陽太守

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
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
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
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
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
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
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
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
德鳳樓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
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

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
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
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
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旣迴衆星斯仰本
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
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三豎之
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矧
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
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
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

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
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
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
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
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
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
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
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
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
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

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
誰不幸甚夫人情味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
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
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
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
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
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
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
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遠遠罷都督溫

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溫以旣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六
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
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
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
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
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
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
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
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出疏曰方攘除羣凶

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
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
臣違離宮省三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
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
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
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疆蠻盤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
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
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
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

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三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
五載大事必定全臣曷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卽無煩
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
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
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
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
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洲議征討事溫移
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梓茶
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
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

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
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
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
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
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
平北將軍徐兖三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
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
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
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
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

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
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
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
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
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
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
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
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
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
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旣久又兼疾癘死者

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
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
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
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
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
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
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
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
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
有差溫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

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徒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旣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

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事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

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六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天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

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

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

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六十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郟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

失對曰還傳當問更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亦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

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
近使之然嘉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六卒
手家武臣武日盛燕請山寮武畢樂部武吏並著武服
夷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
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
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
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

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
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
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
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
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
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旣陵
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獍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
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

士志亦無昏異... 贊曰... 光... 不... 兼... 戮... 平... 收... 晉書卷九十八

晉書卷九十八

晉書卷九十九... 唐公...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大列傳第六十九

大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字敬道... 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九十九

一

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

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旣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旣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

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
下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
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
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
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
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立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
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立在荆楚
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
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
言立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

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
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
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
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
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
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立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
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
人君若密遣其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
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
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

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

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尙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

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叅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去朝廷遣佺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違遽不知所爲乃自齋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

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

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旣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

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
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
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
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
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
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
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
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旣失人
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之計旣過尋陽
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

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
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
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
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摠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
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
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叅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

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
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爲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
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覓二州刺史石生爲前
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
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立讓丞相自署
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
班劔爲六十人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立將出
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
魯欲天下平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且爲心立善其對

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
旣至姑孰固辭錄尙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
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
思歸一統及立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君子之道粗備
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
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立令賑貸之
百姓散在江湖採稻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旣不
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立又害吳興太
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
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

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佗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

書畫服玩旣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旣而收淚盡權玄所親仗唯偉偉旣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尙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脩

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三品子弟數百人
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
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
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
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
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爲楚王
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尙書刁逵爲
中領軍王叡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
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
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

該於襄陽走之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
南蠻叅軍庾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
內應玄本仲堪黨桓偉旣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
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以討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
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
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玄僞上
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
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
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止臨平湖開除

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克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言

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儻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

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爲文告天皇后帝
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
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之
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
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
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
德左袵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
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
感胡能無慨投袂剋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
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

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士誠
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
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
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
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
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典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
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
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
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
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歷數唯旣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
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
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太赦改元永始賜天下
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
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年
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
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
晉氏欽若歷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
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

遷帝居尋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
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
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
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
爲臨沆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
爲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
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尙書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
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
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
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

班劔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立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僊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

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立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尙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立之永始二年也尙書答春菟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立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十四
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
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
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
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
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旣錯太祖無
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
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三日而
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
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
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碁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

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
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
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
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
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
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
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
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
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
玄震駭卽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晉宿

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
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
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
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
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
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
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
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
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
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

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
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
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
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
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
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
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
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脅而撫之

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幾立行臺總百官
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
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
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
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
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
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
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
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
束範之爲尙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

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
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
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
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
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旣據有
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
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
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
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
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

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
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勅罷之更爲不祥必
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
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
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
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
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
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
陽玄率舟艦三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
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

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
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
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
劉毅兄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
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人無忌
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苻陂歆
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
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
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

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立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立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立奉二后奔于夏口立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立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立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立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立屯騎校尉誘立以入蜀立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立矢下如雨立

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立並中數十箭而死立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立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立在家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立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于巷巷長于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

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眾沮中爲立舉哀立
喪庭僞諡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
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
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
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
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
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
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
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
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

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
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
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
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
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
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
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
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眾於柞溪破
僞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
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卽

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
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
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
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
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涓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
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
毅於臨章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
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
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
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

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亦承之劉延
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
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
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
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范曄字範之汝鬻氏山西爲隱楚祖如劉之西去之又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
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玄爲
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
玄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

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立僭位以範之爲侍
中班劔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卽範
之文也立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
勲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
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立西走立又
以範之爲尙書僕射立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
之在側立平斬於江陵陳仲文立旣敗陳仲文率兵而不隸
去入殷仲文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
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
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叅軍甚相賞待俄

轉諮議叅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立與朝廷有隙
立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立
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立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立
甚悅之以爲諮議叅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
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立將爲亂使總領
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立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立
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
地不能載立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
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
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立爲劉裕所敗隨立西走其珍寶

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立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侂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

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令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太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

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
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
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
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
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
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
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
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
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
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
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醬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卽戮更延墜歷復振頽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闡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降瀛常時宗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兇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
 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翬毒其軌洪雲立不
 麟皇朕輒器不可以闔干天新不可以交與昔也夫帝
 采氣而稽昌胤壽胤凡而與梁鳴燧更亟望翬野賦賤
 麟昏嗣鼎業式到小羊卦示卦而毒欺謂錄忠貞雷奔
 要備崇代宴繁胤羊之間奪則晉祚自歸去矣職錄如
 其卧指之信風其刻暴之心順率大羊辭兵內對天灵
 發之此驅煌異之矣因晉姬之刻數乘會蘇之幽營錄
 晉書卷九十九

晉書卷九十九

唐太宗皇帝御製之撰

列傳第七十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

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

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

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愷縣

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

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

乾隆四年校刊

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後引兵入寇青兗州刺史荀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
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
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
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
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
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
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
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
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

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
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
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
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
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
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
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
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
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

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
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
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
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
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
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
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

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
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
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
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
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
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
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
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
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
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

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
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
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
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
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
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
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
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
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
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

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
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
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
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游騎
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
彌殺之并其衆不數日衆而爲性計是歲夏大餘流
散也張昌界鄆留五日香二平不與由是時緝官其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
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
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

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主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餐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

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卽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

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

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

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

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疆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

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
遊魂河濟鼠伏雉窟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
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
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
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
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
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
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並僞從之

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
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
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
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
敏命寮佐以已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
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
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
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
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
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

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
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
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
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
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
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
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
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
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
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

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
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
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
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
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
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荆
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
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
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

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

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爲歷陽太守戊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二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寔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

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
因閑宴請劔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
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
而陽驚亦捕如誅之日北軍獻劔舞皆如也忌不許
各賦杜曾劉牧情無阻出疆于王效其於策其受賦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
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叅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
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曾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冲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爲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
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
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旣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
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
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
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
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
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曾

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儁皆乞曾
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脩鬻其肉而噉之

南齊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
符節令父聆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
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
爲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
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
等復擾湘州叅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

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三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城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爲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

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立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

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
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
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
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
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歟思善之衆
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
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
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於大
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

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
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
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
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
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
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
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
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
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

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
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於
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
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
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
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
李驥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
歃血義誠慷慨會驥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
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
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

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
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
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
射鉤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善匡
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
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
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
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
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
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

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
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
遁不知所在述八篇又述一皆謂之成敗曰東盟軍期
泰王機風壘兄矩定帝以勳前南越太守王叟受費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
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
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友善內
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
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
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
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
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
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

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
刺史碩聞而遣子侯侯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
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
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
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住鬱
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
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
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
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

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
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
殺其二子焉主戰交長新州其曾變尋小部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
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
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
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爲人洩其妻
與劇祖約平齊各封轉封車中順典毀車漆妻無畏而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

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
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
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
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
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
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
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囂
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舍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旣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
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

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
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
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
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
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
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
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
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旣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

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
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
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
是命逃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
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
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貌
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
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
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
敗之趙脩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

其將牽滕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
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
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
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
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入
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
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
宗室約知禍及夫飲致醉旣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
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
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

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
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
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其伯蘇而蘇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
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
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
屯聚而峻最彊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
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
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

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恐爲患將討
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旣到廣陵朝廷嘉
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
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
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
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
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
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
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
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

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
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
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
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
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
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
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
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
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
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

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
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
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
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
而猶豫未決叅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
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
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
不濟狡兔旣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
是遣叅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

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

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旣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

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

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慶亭壘督護李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閔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

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數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營帥率衆與健百數戰而輝飲刺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

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

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

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逸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

謹義興太守魏僞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

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

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於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

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
亦殺百姓數萬太失靈節爲生自恩憐人誠恐其文
憐以盧循自效其黨文斌妾歸之水山姓水公孫香百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
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
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
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
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
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
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
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
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
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
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
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
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
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
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
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
舟而止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

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
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
頭斷柵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
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
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荆
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
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
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
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
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

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
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
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
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
其父叡同黨盡獲傳首京都其父叡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
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
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

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
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
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
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
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
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
擊破暉等追至緜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
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
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
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

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彭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

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劔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航於越僞追殺之航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自西楚亡而前代諸公不論安否悉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

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

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亡無以備矣
天鑑焚燬之毒斯合靈李淳之師或宮闕式凶山暴戾
攝割莊靈同朕昧末嗣如朕故至八千丈赫此災等
蘇胤至精燧實自頌之非為不幸變殊同源味裔也
合之凶卦毀椽之貪暴惡劫劫劫劫劫劫劫劫劫劫
猶之洪爽昔也聖昌善也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興黍猶之敵豈天意乎豈人辜乎何顯顯之肆丑而
稽邑教勸主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晉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晉書卷一百考證

王機傳機遂入城就納求節○節監本誤郎今從下文
蘇武不失其節句改正

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到始興州監本訛始到
興州今從地理志始興州名改正

蘇峻傳峻盡費之矯詔大赦○費監本作廢或又改為
發今從宋本

於陣斬碩晃等震懼○監本作於陣斬晃碩等震懼各
本同 臣龍官 按下文尚有韓晃則此時未得斬也當

為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之訛耳

孫恩傳南越以外皆歸之○監本脫外皆二字今從宋本增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祖監本訛祖從音義改正

又敗循於雷池○綱目作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乃悉力柵斷左里○臣宗楷按綱目集覽里本作蠡卽禹貢彭蠡今之鄱湖也

譙縱傳齡石師次彭模○彭監本作平本書桓溫傳桓率眾西伐軍次彭模唐元和志平模山名周末彭祖

王家於此而亡故又名彭亡後漢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後人訛為平模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零七

孫恩傳南越以外

本增

乃柵石頭

又敗循於

乃悉方備

禹貢彭

燕縱傳

率

家於此

晉書卷一百考證



